

记忆如同镜子
它经过反射
经过美化
经过整修
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



The Book of
明镜之书
M i r r o r s

[罗] 尤金·欧·切洛维茨
(E.O.Chirovici) 著
张 畅 袁子奇 译

The Book of
明镜之书
M i r r o r 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镜之书 / (罗) 尤金 · 欧 · 切洛维茨著 ; 张畅,
袁子奇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7 (2017.9 重印)
书名原文 : The Book of Mirrors
ISBN 978-7-5086-7454-4

I . ①明… II . ①尤… ②张… ③袁… III . ①长篇小
说 - 罗马尼亚 - 现代 IV . ①I5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1479 号

THE BOOK OF MIRRORS

Copyright © RightsFactory SRL 2017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明镜之书

著 者 : [罗] 尤金 · 欧 · 切洛维茨

译 者 : 张 畅 袁子奇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2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4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7-3856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454-4

定 价 : 42.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作者简介

尤金·欧·切洛维茨 (E.O. Chirovici)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来自一个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国的混血家庭。他有过多年的记者生涯，曾经营一份享誉盛名的新闻报纸，之后又管理过一家重要的电视台。2013年起，他开始全职写作，曾以罗马尼亚语长篇小说《大屠杀》(The Massacre) 轰动一时。目前居住在布鲁塞尔。

内容简介

一位死去的作者
一部缺页的回忆录
一个眼光毒辣的畅销书推手
一位想赚快钱的秘密调查记者
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退休警探
一场时隔 30 年蓄谋已久的杀人事件

所有的线索都是事实，却总也无法推出事件全貌。

有人在粉饰！

记忆抽丝剥茧，真相呼之欲出，你是否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献给我的妻子米哈埃拉
她从未忘记我们究竟是谁
从何处而来

“大多数人，都是他人。”

奥斯卡·王尔德

译者简介

张 畅

笔名赫恩曼尼。浙江大学文学学士，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硕士，现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困兽手记》、散文集《孤独的行脚》等。

袁子奇

文学史译者。浙江大学社会学和英语文学学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译作包括《浪漫主义革命》《青年海明威》等。

图书策划 文艺出版社

策划编辑 杨 爽

责任编辑 杨 爽 杨心怡

营销编辑 罗文悦 刘 晴

装帧设计 周滕家二郎

封面插画 周滕家二郎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00-8099 网上订购：zxcbs.tmall.com

官方微博：weibo.com/citicpub 官方微信：中信出版集团

官方网站：www.press.citic

手机访问：m.daburead.com，即可进入“大布阅读”客户端，获得更多电子书优惠服务

· 目录 ·

第一篇 彼得·卡茨

009	第一章
020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49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079	第六章

第二篇 约翰·凯勒

094	第一章
103	第二章
116	第三章
130	第四章
139	第五章
152	第六章
168	第七章

第三篇 罗伊·弗里曼

196 第一章

206 第二章

227 第三章

242 第四章

268 尾 声

275 给读者的信

278 致 谢

记忆如同子弹，
有的呼啸而过，
虚惊一场；
有的直穿肚肠，
让人支离破碎。

——理查德·卡德瑞《猎杀亡者》

① 《猎杀亡者》(Kill the Dead)是理查德·卡德瑞(Richard Kadrey)的小说。——高洪波

我是一月份收到那篇投稿的，当时出版社人人都正在努力从节后上班的懒散中恢复过来。

邮件灵巧地躲过我的垃圾邮箱，出现在收件箱里，和其他几十封未读邮件堆叠在一起，赫然成列。我扫了一眼那封自荐信，觉得挺有意思，就把邮件和稿子中的一部分一起打印出来，放在抽屉里。整整一个月，我都忙着完成一单生意，月底才想起来那篇稿子。正值马丁·路德·金日^①之后的一个周末，在我计划假日阅读的一大堆投稿中间，我又发现了那沓纸。

那封自荐信的末尾签有“理查德·弗林”的名字，全文如下：

^① 马丁·路德·金日（Martin Luther King Day）：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这是一个纪念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联邦假日。——译者注

亲爱的彼得：

我是理查德·弗林，27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语。我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故事，完成了一部10万字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多次被出版社拒绝，然后我就放弃了（这就是我至今仍平庸而无聊的原因）。之后，我在新泽西的一家小型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这一行工作至今。刚开始我骗自己：或许广告和文学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有朝一日我会重新成为一名作家。这一切显然没有发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成长的不幸在于不断获取将梦想囚于桎梏的能力，最终任其付诸东流。看起来我并非什么特例。

但几个月前，我发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让我重新回忆起1987年的秋冬，我在普林斯顿的最后一年中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您可能明白这种感受：你以为自己已经忘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场景——但突然之间你意识到，那段记忆其实正在你意识深处的某个私密角落蜷缩着，它一直在那儿，恍如昨日。就如同打开一个装满废旧杂物的老橱柜，你所能做的，就是移开堵在外面的一两个箱子，然后其间的全部物品向你倾倒下来。

那件事像是一个导火索。在发现那件事后的一小时里，我仍在思考它的意义。我在桌边枯坐，记忆如洪水般顷刻将我淹没，我开始写。等我停下来时，已至深夜，我

已经写了5000多字。刹那间，仿佛在完全忘记自我之后，我猛然发觉自己到底是谁。在浴室刷牙时，镜子里似乎是另一个人正看着我。

多年来第一次，我没吃安眠药就安然入睡了。第二天，我告诉公司的人，接下来的两周我可能要请个病假。我继续写。

1987年那几个月里所发生之事的细节重新回到我的意识里。它们如此强劲有力，如此清晰可感，甚至比我眼下经历的生活还要生动，还要强烈。就像是深层睡眠中醒来，我的意识已经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写下关于劳拉·贝恩斯、约瑟夫·韦德教授和我之间的事。

当然，鉴于它以悲剧收场，这个故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度上了报纸，我自己也深受警探和记者们的骚扰。这就是我最终离开普林斯顿，在康奈尔完成硕士学位，在伊萨卡^①度过两年漫长煎熬的日子的原因之一。然而，没人知晓整个故事的全部真相，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就像我说的，三个月前，我偶然发现了真相。我意识到必须将真相公之于众，尽管愤怒和沮丧依然足以将我压倒。但有时，正如爱能够让人精神百倍，怨恨与痛苦一样让人动力十足。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在精疲力竭之后，

^① 伊萨卡 (Ithaca)：位于美国纽约上州中部的城市，是纽约州汤普金斯县首府，康奈尔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附件中是样章，还有在您网站上找到的投稿说明。书稿已完结，可以投稿了。如果想要阅读全文，我随时可以发给您。我为这部作品起了个名字——“明镜之书”。

我的笔记本屏幕显示，自荐一栏已经超过了1000个字。那就就此搁笔吧，总之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我在布鲁克林^①出生和长大，一生未娶，没有孩子。部分原因是：我从未真正忘记劳拉。我弟弟艾迪住在费城，我们很少见面。我的广告事业平淡无奇，既乏善可陈，也没出过乱子——眼花缭乱的灰色生活，躲藏在巴别塔^②的阴影里。如今，我在曼哈顿的一家普通公司做资深广告文案。那家公司离切尔西^③挺近的，我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几年。我开车不开保时捷，外出不住五星级宾馆，但也不必为未来担忧，至少在钱上面是这样。

感谢您能抽空阅读此信。如果想要阅读全稿，请联系我。下方是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此致

敬礼！

理查德·弗林

① 布鲁克林 (Brooklyn)：美国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之一，位于曼哈顿东南部。——译者注

② 巴别塔：《圣经》中自大的人类为了接近上帝而建造的高塔，这里是指理查德·弗林不切实际、高不可及的写作理想。——译者注

③ 切尔西 (Chelsea)：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区，位于曼哈顿岛的西侧。——译者注

信尾是宾夕法尼亚车站附近的一个地址。我对那块儿很熟悉，因为我自己也曾在那儿住过一阵子。

这封自荐信的确非同寻常。

自从5年前在布隆森-马特斯公司做文学代理人后，我读过成百上千封自荐信。我做初级助理的那家出版公司的投稿政策相当开放，但绝大多数的自荐信都沉闷呆板、毫无生气，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在和一个颇具潜质的作者对话，反而感觉对方像是文学市场里俯拾即是代理人。有些信既冗长，又废话连篇、事无巨细。但理查德·弗林的信和他们的全都不一样，这封信简练、得体，最重要的是它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尽管他没提，我却毫无理由地确信，这封信只写给了我。出于某种他不便在这封短信中道明的原因，他选择了我。

我期待能像喜爱这封投稿信一样，爱那份稿子。希望我能给那个人一个肯定的答复。我感到自己对他，已经怀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同情。

我把之前要看的那些稿子都放到一边，冲了杯咖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开始读故事梗概。

